蜀山劍俠傳/18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八三回　功成一擊 金菩提暗藏白眉針　計斬雙兇 太虛鑑巧制九疑鼎

下一回▶

楊瑾見雲鳳教誡門人，所說極爲中肯。知道四小淘氣，膽子又大得出奇，不能寬縱。少時事成歸來，對沙、咪兩人必還有一番責說。便解勸道：「其實他們也是好強，貪功心盛，不過膽大了些，遇事不假思索，言行略欠謹飭，非在師門之道。依我看，沙、咪兩人此次在妖墓中，必定受盡艱苦，九死一生，纔得有此成就，功過足可相抵；況又初犯。祇須告誡幾句，禁其再犯，並不許日後有人學樣，也就是了。」雲鳳知楊瑾愛憐四小。沙、咪成此奇功，自己也未嘗不喜到極處。但是從小奔走江湖，深悉賞罰規矩。弟子違命擅專，最是犯忌，此風萬不可長。樂得使楊瑾來當好人，假意發作一番。便正色答道：「別的事，雲鳳均可奉命，祇是此事，關礙本門中的規矩。首次行法，尤其寬容不得。且等少時回來，問明首從情實，再定罰吧。」楊瑾聽出雲鳳有心做作，微笑了一笑，沒有再往下說。

時光易過，延到夜間亥子之交。楊、淩二女準備停當，吩咐健兒、玄兒看守洞府，不許擅離。徑自同駕遁光，直往妖屍墓穴中飛去。到了妖屍墓穴落下，施展六戊潛形遁法，往洞中一看，裏面黑沉沉的，祇有兩小點時紅時綠的亮光，在洞的深處暗中閃動，知是妖鳥雙目。因爲時光還早，先不去驚動它。又待了一會兒，到了正子時，方始一同下手。這次因有追雲叟飛劍傳書指示，把先前所定方略更改。預計由楊瑾破去各層埋伏，將上懸金刀收去；同時雲鳳驟出不意，一下手先放飛針，刺瞎妖鳥雙目，再用玄都劍將它結

果。肅清外洞，然後直入內寢，不從油釜下去，徑用法華金輪衝開妖屍昨晚用禁法封閉由上通下的井洞，直通藏寶地穴以內。這樣不特動作神速，還可避去太極圓徑中許多厲害埋伏，省卻好些層阻難，更不容妖鳥與敵報警，真是周密異常。那妖屍上層洞內所設禁法也頗厲害，昨晚出事之後，又經過窮奇一番部署，愈發嚴緊。二女雖然入時隱去身形，仍是無用，入洞不及半里，便將頭層五行禁制埋伏相次觸動，無限大木、黃沙、烈火、刀矛，挾着妖煙邪霧，如狂濤怒捲一般飛舞來襲。妖鳥也自覺察，由木柵內飛出迎敵。

二女見狀，一賭氣，索性收了六戊潛形之法，由楊瑾當先，施展法寶應戰。其實地穴中戎敦、窮奇兩妖屍正爲失寶起了內訌，並未假死入定。妖鳥祇一報警，自然停爭同出，先禦外敵。二女雖能得寶，妖屍或許漏網，也說不定。一則妖鳥昨晚戰退敵人，貪功心盛；二則不知就裏，仍守着妖屍吩咐，不到危急難支，不許妄用神燈報警之誡。見敵人乍一現身，便放出一大股奇亮無比的光華，所照之處，五行無功，煙消霧散，比昨晚敵人來勢大不相同。又認清面容，是以前逃去的兩個女子，知是勁敵。雖然有些膽怯，還妄冀那把飛刀可以暗算敵人取勝。剛把長爪上靈符往洞頂一揚，那柄飛刀剛在暗中發動飛落，猛聽霹靂一聲，眼前紅光一亮，比電還疾。知是寶物，忙吐內丹抵禦時，誰知這次雲鳳不比上次應變倉猝，那針有玄功真氣運轉，不是隨手發出，那口玄都劍又在同時飛起。妖鳥又未打隱身遁逃主意，口中三個綠火球剛剛噴起，那邊楊瑾知道妖鳥頗有道力，惟恐雲鳳飛針不易得手，百忙中放起五火神針與般若刀，一同飛到，兩下夾攻，妖鳥如何能敵。一見銀光照眼，飛劍臨身，方知不妙，再想遁走，已是無及，般若刀銀光絞動處，三粒內丹先成粉碎，化爲碧熒亂落，宛如星雨。妖鳥飛逃出沒有兩丈，先喫雲鳳飛針由腦後直貫前額，由左目橫穿右目，奪眶而出。妖鳥祇慘叫了一聲，般若刀與玄都劍雙雙追到，朝它身上祇一繞，便成了四大塊，立時屍橫就地。那五行遁法早被楊瑾破去，正趕上金刀發動，化成一道匹練般的火光飛落。楊瑾先使飛劍敵住，然後用法華金輪將它逼緊。楊瑾兩世修爲，道法通玄。金刀雖厲害，乃無主之物；妖鳥一死，妖屍在它肩上所留靈符無效，失了駕馭，更易收取。不消一會兒，便被楊瑾運用玄功收去。上層埋伏全破，妖鳥伏誅，別無障礙。

二女聯翩飛入妖墓內寢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在室內兩邊油釜中，燈光甚強，五色變幻，照得四壁時呈異彩。二女一看日前停屍石榻移前有兩三丈遠，知道下面便是下通地穴的圓井通路，被妖道行法封閉，又用這重逾萬斤的石榻蓋緊，如將此榻移去，下時更要省事。楊瑾忙使禁法一移，不料榻上設有千斤大力禁法，重如泰山，輕易移它不動。正想變計，仍用法華金輪衝石而下，雲鳳忽然失驚低語道：「那是甚麼？」楊瑾回身一看，兩旁排

立的那些古屍靈的身後地上，插着一支形如令箭的竹牌，上有符籙，隱放光華。楊瑾識貨，知是北邙山靈鬼冥聖徐完之物，心先一動。再過去一看，令箭旁石地上還劃有「擅動者死」四個篆字，石痕猶新，彷彿纔留不久，知道追雲叟所說糾葛，定是指此；石移不動，也是此物作祟。不禁又驚又氣。雲鳳見楊瑾望着令箭沉吟，面有怒容，便問何故。楊瑾搖手噤聲，先往四下一看，別無可疑之迹。料徐完必已來過，無怪這些古屍靈見人進來，沒有蠢動。祇不知因何沒有入穴，又自迴轉，他插這支令箭在此，無異乎說墓穴一切，全已屬他，不容他人染指。這廝雖不好惹，但是事已至此，不惹不行。略一審慎，囑咐雲鳳留神警備不測，徑自伸手，將那令箭拔起擲向一旁。先以爲免不了還有別的事變發生，誰知毫無動靜。再試行法一移石榻，居然隨手而起，心中好生奇怪。因時機緊迫，不暇尋思。忙使法華金輪放出寶光，飆輪電旋，直往地底衝射下去。光華施照之處，石碎爲粉，四散疾飛。不消頃刻，便將上層數丈浮石穿通，現出原有井穴。這時二女纔各用飛劍法寶，當先開路，以破妖法，由圓井通路往下飛落。妖屍雖有諸般禁制，將圓井通路閉塞，怎奈二女深知細底，下來之處，毫釐不差；加以法華金輪與般若刀俱是佛門至寶，妙用無窮，如何攔阻得住，不消片刻，已將圓井衝開。及到妖屍發覺，敵人業已深入虎穴，將妖屍丹室外面洞頂上那輪月光衝破，降落穴底。

這時二妖屍內鬨方烈，戎敦喫窮奇玄功變化，咬落了左手三指；窮奇也被妖鳥神鳩因救主情急，抓傷肩臂。彼此都在忿怒咆哮，忘命相持。沙沙、咪咪隱避側室之內，作壁上觀，正自高興。忽聽一聲輕雷，爆聲響處，眼前倏地金霞耀彩，銀芒四射，照得闔洞都是奇光異景，炫目生花；洞頂月光已隨着雷聲，化爲一陣白煙消滅。金霞銀光後面，跟着又飛落兩道劍光，兩個女子。因當晚妖屍下來不久，便起爭鬥，沒有假死煉神，二小身在地底，估不出時刻，先還不知師長到來。及至定睛一看，不禁歡喜若狂，忙要奔出迎接時，二屍已早警覺。戎敦因敵不過窮奇，一見來了敵人，忙即高聲怪叫，要窮奇暫且罷戰，等擒住敵人，再行理論。窮奇也看出二女來勢厲害，與上次不同，起了戒心，巴不得同仇敵愾，應了一聲，便與戎敦一同應戰。戎敦一指金戈，化成兩道金光，飛上前去，喫楊、淩兩女的般若刀和玄都劍敵住。窮奇得了空隙，便飛向丹室取九疑鼎，準備收敵人法寶。

二小見滿洞光華飛舞，星馳電掣，立被嚇住，不敢上前，又不敢出聲呼喊，恐被妖屍發覺，由近側趕來傷人，將寶鏡奪去，急得不住頓腳搓手，嘆氣連聲，兩女雖知二小在彼，但又初來，不知他們的藏處，加以忙着應敵，急切間觀察不到。眼看窮奇手持寶鼎，厲笑磔磔，由丹室內飛出，二小進退兩難之際，咪咪忽然急中生智，暗忖：「昊天鏡，鼎都能破，何況別的妖法？妖屍所持寶鼎厲害，事在危急，何不拿了它，照着出去？」想

到這裏，匆匆和沙沙一說，更不暇再計別的，一同飛步持寶鏡奔出。楊、淩二女本就留意尋找，知兩小隱身潛伏，暗中掐着靈訣。一見二小犯着奇危至險，手持一團青濛濛的光華，從側面室內奔出，知道寶鏡果然到手。但是敵我相持正緊，二小此來，須要由妖屍身旁穿越，二小微末道力，若被妖屍發覺，豈不觸手便成齏粉？不禁大驚。楊瑾一着急，首先一指法華金輪，正要衝將過去接救，誰知妖屍先已警覺。

原來沙沙、咪咪兩個自從昨晚得手，隱身妖屍藏寶地穴之中，靜候楊、淩二女到來。延至當晚亥子之交，耳聽二妖屍怪聲叫嘯，意似有甚爭執，從當中丹室壁內隱隱傳出。因爲上下隔絕，不見天光，估計不出時刻，也不知是否妖屍假死入定之際。正自附耳低聲猜疑，忽聽二屍叫嘯之聲越近。咪咪忍不住，輕悄悄繞向當中丹室外面，探頭往裏一看，室內煙光涌處，二屍剛從壁間現身飛落，各在中榻後站定，爭論不已。上古語言，乍聽雖不易於通曉，仗着兩小聰明，相隔又近，從動作形勢上，也可觀察出一些動靜，聞聲辨色，居然聽出大意。先是戎敦料定窮奇狼子野心，難與共處，倡議分取二寶，以免後患。窮奇恃強，竟向戎敦明說聖陵二寶不可分離。況且九疑鼎中妙用，尚未悟徹精微，萬一試演之時有甚禍變，祇有昊天鏡能以剋制，怎能給你？戎敦怪叫道：「我先要鼎，你定佔爲己有。如今讓你，我祇要鏡，你又說鏡能制鼎，不可分開。難道都歸你不成？」窮奇本來在上面就和戎敦爭吵了一整天，幾乎決裂，宿忿甚深，聞言當時就要發作。猛覺兩點紅光迎面閃過，忙一回首，看見旁伏妖鳥神鳩頭已昂起，那一雙精光遠射，能變幻五色的怪眼，已自微微睜開，放出比火還紅的目光，正在註定自己的動作。兩隻比蒲扇還大的鋼爪，也在微微伸動。知道此鳥難制，事須熟計，心中定下奸謀。忙把面容一斂，帶着極難聽的怪笑之聲說道：「我並非想獨吞二寶，不過你我禍福相共，既在一處修煉，理應同有此寶纔是，你既生心要分，由你，待我取出此鏡交你。我仍權且在此棲身，一俟找到洞府，即行分手了。」戎敦心畏窮奇暗算，當初引鬼入室，已是大錯。無華氏一死，更看出他形迹可疑，本不願與他同居。一則貪心未死，又意欲將昊天鏡先取到手中，有了制鼎之物，再相機窺伺，乘隙謀奪。二則妖鳥神鳩自從誤服仙人廑中毒昏迷，照算還有七年，方得回醒。近來雖還未到年限，有時竟常見它開目張翼，神光湛湛，大有先期復活之望。此鳥本來厲害非常，再加以數千年冥心修煉之功，驟出不意，爪裂窮奇，易如反掌。有此兩因，滿想和窮奇虛與委蛇，如見自身力不能制，至不濟捱到妖鳥復活，便可奪鼎除害。所以情甘退讓，捨鼎取鏡。誰知窮奇貪心更大，公然明佔，戎敦怎不惱恨到了極處。剛要翻臉成仇，窮奇忽然改口應允。戎敦頭一步如了心願，立時緩了口氣答道：「我起意分寶，無非爲免異日爭執，並非和你分離。一人勢單，自然還是你我在此一同修煉，另尋洞府則甚？」說時二目注視窮奇開穴取寶，見寶穴並未行法封閉，已自詫異，還沒料到有甚差錯。及至轉開寶穴，穴中空空，並無一物，不特戎敦

急怒，連窮奇也是驚駭萬狀。

當初藏寶之時，因無華氏父子兩人恐防有私，曾經約定：二寶雖是三尸共同研討，卻由窮奇一人掌管存取；每次入穴，卻由無華氏父子前行，窮奇不得一人擅入。彼此互爲監察，纔能相安至今。當晚爭端，便由於窮奇背了戎敦擅入而起。昊天鏡一不在穴內，情弊更覺顯然。戎敦性極粗暴，更無含蓄，不似窮奇陰毒險狠。見狀略微一怔，當時怒火上衝，不問青紅皁白，暴吼一聲，一揚手，兩柄金戈早同時化爲兩道金紅光華，照準窮奇飛去。窮奇本來失了寶鏡，心正驚疑，戎敦一翻臉就下毒手，驟出不意，情迫勢急，哪有招架之功。更不暇再開旁穴去取寶鼎，慌不迭地運用玄功，身子就地一滾，化道青虹，便往外室飛去。金戈光華恰在頭上掃過，將滿頭亂髮削落了一大半，幾乎受了重傷。也是急怒交加，怪叫如雷，徑把身佩九把玉刀化成五色光華，飛起迎敵。戎敦也跟蹤追出，兩下惡鬥起來。

二屍相繼衝出時，還算咪咪身小心靈，逃避得快，差一點沒送了小命。且喜二屍此疑彼忌，全沒想到尋覓敵蹤，便和沙沙隱在側面室內觀戰。二屍鬥了一會兒，戎敦見不能取勝，施展五丁開山之法，幻化大手，去劈窮奇。反被窮奇運用玄功變化，咬落三指，眼看不支。室內神鳩近日本已回醒，祇緣餘毒猶烈，自知未到時限，一意潛修，不願妄動。今見戎敦危急，救主情切，竟不顧利害，振翼飛起，口吐內丹，飛出一團紫焰，擋住窮奇刀光，上前一爪。雖將窮奇右肩臂抓傷，骨斷筋折，畢竟身未復原，諸般不濟，也喫窮奇用補天石當胸打了一下重的。神鳩不支，收了內丹，剛剛逃回丹室，楊、淩二女便自趕到。

咪咪身原隱蔽，如不帶着昊天鏡奔出，妖屍或者還看他不出。這一鏡乃上古至寶，豈是六戊遁形之法所能掩蔽光芒。幸而人在鏡後，除鏡外，身形仍隱，否則即使有人救應，也來不及了。戎敦正在抵禦敵人，一眼瞥見側面室內，離地二尺許，飛出一團青濛濛的光華，定睛一看，正是那面昊天寶鏡。因離地太低，萬不料有兩個小人捧着。心還以爲寶鏡神物，自在穴中飛出，先前錯怪了窮奇。大敵當前，惟恐失誤，一縱遁光，飛身上前，剛要搶取，那面寶鏡倏地一晃，比電還疾，徑往敵人身旁飛去。戎敦一把撈空，似見鏡後有兩個極小的人影一同飛起。還未及審視真切，金輪飆轉，祇得迴轉金戈抵禦。再一看那面百丈光華，已自迎面飛到。寶鏡也飛到了敵人身側，現出一個矮老頭兒和兩個嬰兒般的小人，正在指着自己，向先來二女談論。這纔知道寶鏡事先已被敵黨盜走，不禁急怒交加。一面運用那兩把金戈抵禦敵人的法寶飛劍，一面正想施展惡毒妖法取勝。恰值窮奇持着九疑鼎飛出，一見寶鏡落入敵手，先已喫了一驚。未及施爲，那矮老頭兒

已從二女手中要過寶鏡，將手一指，便飛出一道金光，似長虹一般飛到。窮奇大怒，伸手一揭鼎蓋，剛幻成一張大口飛出，猛聽耳旁有人喝道：「無知腐屍朽骨，今日劫運臨頭，你這偷竊來的玩意不靈了！」聲音就在近側，窮奇喫驚回頭，人影子還未看到在哪裏，嘭的一聲，鼻樑上早着了一下重的，也不知被何物打中，彷彿覺着鼻樑扎傷，似有一絲涼氣侵入，直透命門。敵強勢盛，百忙中急於應變，並未十分在意。恐怕再遭暗襲，連忙運用玄功變化時，眼前一閃，又現出一個矮老頭兒，同樣也飛出一道金光，直取戎敦。二屍都是痛恨已極，暴跳如雷，雖知今番敵人不比往常，仍各仗恃數千年道法，精通陰陽變化，妙用玄功，全沒想到敗字，恨不能一下將敵人碎爲肉泥，纔稱心意。無奈敵人法寶厲害，絲毫都佔不得便宜。先還恃有九疑鼎能收敵人法寶，誰知那兩個矮老頭兒，一個矮叟朱梅，一個追雲叟白谷逸，所用劍光本就是仙家至寶，又經二老多年苦心修煉，俱都厲害非常。九疑鼎雖然備諸萬象，妙用無窮，妖屍祇是無師之傳，略知一些用法，並未悟徹精微；加以鼎中一丸先天本命的混沌元胎，已被沙、咪兩小無心巧合，觸動樞機，仗着昊天寶鏡之力，將它摘去，減卻若干威力，如何能製得住二老仙劍，這還是雙方同是不識此中妙用，楊瑾與徐完應有一場糾葛，二屍纔得支持些時；否則鼎一出現，便被收去，即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，不必再費許多事，二屍便形神消滅了。

窮奇見那張大口吸不住二老劍光，並且口內光華較弱，金星紅絲旋轉也沒以前急遽，相持了一會兒，心方有些驚疑。矮叟朱梅忽對白谷逸道：「道兄，此鼎已經試過，果自不凡。至寶神物，誰也垂涎，適說那廝，難保不得信趕來。休再遲延，我們從速下手吧。」言還未了，窮奇因急切間不能取勝，想起大局爲重，寶鏡已落敵手，如不即時除了敵人，奪回此寶，被敵人持去，通解用法，更留後患。反正事後必與戎敦破臉相拼，無庸再守機密。於是徑將昨日悟出的用法施展，暗運玄功，口誦上古靈文，左手托鼎，怪目圓睜，覷準鼎腹，高舉右手，一掌拍去。便聽萬籟叫號，由細而洪，自鼎上發出，匯爲繁響，震撼全洞，似欲坍塌。接着又飛起千百道五色煙雲，簇擁着無數大小長短光華，現出天龍野馬以及各種奇禽怪獸的形相，朝二老、楊、淩等人飛舞撲擊。白谷逸知是元始先天精靈所寄，不比旁門幻景邪術，心想借此一試自己的道力，就便照着預定方略，乘機下手。一聲長笑，一縱遁光，身與劍合，劍光立即暴長，化成一道光牆，迎上前去，意欲攔它一下試試。誰知那些五色煙雲中的形相，祇是一團團的透明奇亮的精光，並無實質，變化無窮，奧妙非常，一遇阻隔，威力越增。白谷逸劍光方一接觸，倏地由零化整，變成一團精光，放出無量彩芒，瀰漫大半座洞穴直向劍光緩緩撞去。光芒強烈，照眼生花，休說雲鳳和沙、咪二小三人，便是朱、楊二人，也覺耀目難睜，尚幸鼎內一丸先天本命混沌元胎，事前已被摘去，來勢稍緩，否則就連二老，也非喫大虧不可了。白谷逸剛覺來勢重如泰山，在自運用全力，劍光竟被盪開，不特阻它不住，光華還逐漸逼着劍光上

長，大有過頭下壓之勢。剛暗道一聲：「不妙！」欲待變計，對面光華中忽起輕嘯，聲如龍吟，一聲過去，似閃電般掣了兩掣，眼前倏地奇暗，二妖屍身形全都隱去。自己那道劍光，仍被無形潛力阻住，光祇能及到自方，照不見對面分毫。同時暗影中又是萬類鳴嘯，地動山搖，先前影中有形之物，俱都變成實質，一個個目射奇光，張牙舞爪，揚喙振翼，作出攫拿飛撲之勢而來。大的竟頭似山嶽，身逾百丈。最小的也大如栲栳，長及尋尺。全洞窟不過十畝方圓，按說那些龐然大物，一個也容納不下。看去卻是爲數何止盈萬，千奇百態，備諸獰惡，同時並呈，目難窮盡，聲勢委實驚人。料是寶鼎妙用，現出盈虛世界，說真便真，說假便假，隨心生滅，瞬息萬變。稍一不慎，便受吞襲，捲入其中，化爲烏有。自恃多年道力，雖然不至形神俱滅，想佔上風，卻是萬難。正在觸目驚心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先後片刻之間，矮叟朱梅已按着神尼芬陀指點，悟徹昊天鏡背面蝌蚪符籙，口誦靈文，如法施爲，朝着對面黑暗中照去。這一來，愈更顯出生克妙用。初起時，僅放出一道青濛濛的微光。一照向暗影之中，鏡上面一片輕煙飛過，青光一閃，倏地又放出萬道金光，無邊霞彩，狂風驟雨一般飛射出去。晃眼全洞重現光明，萬籟頓寂，無影無聲。祇剩下窮奇、戎敦兩個妖屍，一持寶鼎，一持金戈，站在當地，怒忿張皇，鬚髮蝟立。

當窮奇施展寶鼎時，楊、淩二女見戎敦忽然一聲怪嘯，收了金戈，本要追殺過去。忽見朱梅把手一擺，追雲叟白谷逸已將劍光放出，迎上前去，忙即收住法寶、飛劍，靜待二老施爲，借此問明沙、咪兩小得寶情形。楊瑾剛將那一丸混沌元胎取過藏起，眼前形勢已有了變化，看出不妙，方欲上前相助，朱梅已施展昊天鏡，轉敗爲勝。二女一見妖屍惶急之狀，更不怠慢，重又各放飛劍、法寶，乘勝下手。這裏戎敦看出形勢險惡，強弱已分，本欲遁走。偏巧窮奇兇狠負固，以爲敵人不過僥倖竊去寶鏡，鼎雖受制，還有玄功法寶，可以取勝，不捨棄穴逃走。戎敦祇得飛起金戈應戰。窮奇也將數千年煉就的金刀、金戟等一一飛起，與二老二女等的法寶、飛劍絞在一起，金光彩霞，照耀全洞，煞是奇觀。

窮奇因寶已失，寶鼎恐有疏虞，不敢放置，祇得拿在手內，嗣見敵勢越來越盛，漸有相形見絀之勢，一聲怪笑，把滿口獠牙一錯，正待施展玄功變化，暗算傷人。不料二老早知窮奇數千年玄功厲害，如不先除本命元嬰，法寶、飛劍都未必能奈何他。預有定策，料準妖屍煉就元嬰藏在命門紫府以內，事前向秦紫玲要了兩根白眉針；昨日又去拜訪一真大師，借了一粒佛門降魔至寶金菩提，將白眉針暗藏菩提細孔之中。到時先隱起了身形，一聲斷喝，引得窮奇張皇回顧，忙用禁法隱卻二寶光芒，乘他心神略分之際，照定面上山根打去。那金菩提原是一真大師的念珠，經過幾輩禪真持偈修煉，無堅不摧，以

意發出，輕重隨心。追雲叟因窮奇身逾堅鋼，要害祇此一處，白眉針力弱，恐刺不進去，無孔難入，特地借來，以作引導之用，重傷並無用處，輕輕一下，恰將山根骨打碎了些。白眉針見孔就鑽，立由破口順氣脈直攻玉海。妖屍該當數盡，因傷甚輕微，反笑敵人隱身暗算，伎倆止此。雖曾覺有一絲涼氣，由鼻端透入，一則自恃太甚，二則又忙於應戰，並未十分在意。後來想用玄功變化傷人，念頭方動，忽覺腦海中有些痠脹，真靈感應，竟連胸腹間也在發痛。因窮奇苦煉功深，道行深厚，白眉針運行稍緩，這時將他元嬰刺中，尚未致死。窮奇雖然驚詫，並沒想到自身元氣已破，所煉嬰兒爲敵人法寶所傷，仍然不作理會，口中磔磔連聲怪笑。剛一變化飛起，心腦兩處忽轉劇痛，嬰兒好似受了甚麼剋制一般。追雲叟白谷逸知窮奇最爲難制，自從九疑鼎爲昊天鏡所破，故意仍指揮飛劍應戰，人卻早已隱過一旁，覷定窮奇，靜候時機到來下手。隔了這一會兒，料定白眉針已發生妙用，愈發聚精會神，注視它的動作。這裏窮奇明知中了敵人暗算，依然不肯甘休，勉強捺定心神，先使邪術飛起一片煙雲，使本身隱而復現，遮住敵人眼目，再把元神變化，飛將出去傷人。卻不料寶相夫人所煉白眉針，專一循着氣脈氣孔，破壞真神元氣，適纔心腦劇痛時，已然刺中嬰兒要害。如若就此負傷遁走，元氣尚未耗散，以窮奇的道力，尚可細心探索傷因，將針取出，重新修煉，不過壞卻一半道行，遲早仍可復原。也是惡貫滿盈，該遭大劫，發動恰是時候，忿怒頭上，竟未容他尋思。等將元神化身勉強變化飛出，猛覺元神受了重創，真氣耗散，休說變化傷人，本身受了真靈反應，更是心腦全身奇痛欲裂，方知不妙。正在驚惶失措，咬牙忍痛，拼命想將本命元神收回，已自無及。

追雲叟見煙雲斂處，窮奇忽又現身。運用慧目定睛一看，全洞光華電閃中，窮奇頭上似有一個極淡的絕大影子飛起，欲前又卻。知是元神飛出，哪裏容他遁走，忙即隱身飛上前去。到了窮奇身後，出其不意，先將一根修羅鏨照準命門打去。緊接着把手一揚，立時便是震天價一個大霹雷打將下來。那窮奇煉得身逾堅鋼，又有玄功變化，如在平時，便是飛劍法寶，也未必能傷他分毫。這時嬰兒受傷，元神耗散。那修羅鏨早先原是湖南羅浮七絕嶺妖人鬼母朱櫻之物，新近纔落到追雲叟手中。無論仙凡，如被擊中，立時在體內發出烈火巨雷，周身骨碎筋裂，血肉橫飛，死於非命。窮奇周身要害，祇命門一處，還須先傷了他的元神以後，否則仍是無用。此寶終是左道旁門所煉之物，一出手先有一道黑煙，容易被他看破，必使法寶抵禦，仍難奏功。所以纔隱身窮奇身後，乘隙下手。就這一下打中，已難禁受，何況又加上一神雷，裏外夾攻，同時發作，一任窮奇是個金剛不壞身軀，也喫不住。祇聽狂吼一聲，那大一具古偉屍，通體炸裂，化成千百根黑骨，帶着焦皮，紛紛爆散。妖屍窮奇一死，追雲叟更不怠慢，一伸手先將寶鼎接了過去。窮奇的元神喫神雷一震，再被二老與楊、淩二女的法寶、飛劍乘勝趕將過來，五六道光華

電掣星飛，一陣亂絞，立時消滅無蹤。

當窮奇形神兩滅之際，妖屍戎敦也恰在此時斃命。原來戎敦見金戈久戰無功，敵人法寶、飛劍神妙無窮，九疑鼎已不能使用，一時情急，妄想運用玄功化身潛入丹室，豁出毀滅全穴，將地底水火風雷鼓動，拼個最後輸贏；即使不行，也可經由室內油釜下出路遁走。主意打好，立即施爲。誰知白、朱二老合除二屍，早經定約。矮叟朱梅正想下手除他，見追雲叟尚未成功，寶鼎尚在窮奇手內，恐先斬戎敦，窮奇勢孤驚走，大是不便，尚未施展辣手。連楊瑾也在事先受了暗示，假意相持了好一會兒。忽見戎敦正指金戈抵敵之間，忽然身形一晃，便知要出花樣，先還當他想行變化傷人。定睛一觀察，戎敦身側似分出一個人影，往當中圓室飛去。朱梅本就防到他要下此絕招，自己和追雲叟無妨，別人怎當得了？事起倉猝，不暇再計及別的，悄喊得一聲：「楊道友小心！」連忙收回劍光，施展無形劍法，隱身追去。妖屍以前所設水火風雷，發動本易。偏生日前小仙童虞孝與縹緲兒石明珠一來，妖屍眼看敵人破壁飛去，自身爲雷火所阻，不能追趕，以爲行法仍有不妥之處，改了主意，不特廢而不用，並將原設下通地肺的風火眼堵塞。再施展起來，本要稍費手腳。居心又復狠辣，因敵人厲害，打算行禁法大開穴眼，使水火風雷同時劇烈發動，於是便慢了些。這一略延遲間，矮叟朱梅已自趕到。戎敦道行不如窮奇，朱梅猶恐難制，一揚手先把月兒島火海中取出的那枚朱環放起，一圈其紅如火的光華祇一閃，便將戎敦元神束住，再使無形劍光一絞。戎敦本身正在對敵，猛覺如火燒身，奇熱異常，情知不妙。祇倉皇回顧之間，元神已被朱環束住，飛劍絞滅，本身哪還支持得了。一聲哀號祇喊出一半，喫楊瑾般若刀與朱梅的無形劍先後飛到，攔腰一繞，斬成四段，屍橫就地。

成功以後，大家聚在一起看那寶鼎。楊瑾又將二小從九疑鼎內取出的那一丸混沌晶球與二老觀看。二老一見，不禁又驚又喜，正要解說。那隻妖鳥神鳩自被窮奇所傷，因是勉強回醒，體力未復，不敢過於抗拒。當時雖知難而退，心中並未服輸，一逃進了丹室，便噴出一團火焰，將全身護住，竭力運轉真氣，調順丹元，欲俟氣充神沛以後，仍出助戰，抓裂窮奇泄忿。嗣見敵人聯翩而至，二妖屍解了內訌，同仇敵愾，愈發勾動古昔兇戾氣性，恨不得當時飛出，抓裂幾個有道行根基的生人腦子，以供咀嚼，纔稱心意。無奈時日未到，先期回醒，數千年僵伏之軀，一旦要想復原，大是難事。方在情急暴躁，忽聽室外一聲迅雷，震撼全洞。睜開怪眼一看，窮奇已被敵人雷火震得粉碎，除了主人心腹之患。剛喜得引頸欲叫，再微一偏頭，正趕上戎敦同時斃命，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。一則爲主報仇心切，二則不明出路，知道今日敵人厲害非常，二妖屍一死，自己也決難逃脫。反正不能倖免，把心一橫，收了護身火焰，一振雙翼，放出一片輕煙，將身形隱

往，飛出室來覷準楊瑾撲去。

這時朱梅拿着那一丸混沌元胎，正與追雲叟談說此鼎微妙，二女站在迎面。大家勝後，難免有些高興。加以來時沒見神鳩，匆促間全未在意。神鳩又善於隱身，當前祇有極稀薄的一片輕煙，剛巧又是妖屍新滅，妖法初破，全洞室到處煙光飛揚幻滅之際，便是二老煉就慧眼，不加仔細，也難辨出，楊瑾背向妖鳥來路，幾爲所傷。幸是二小忽然想起室中還有一隻妖鳥未除，沙沙首先對淩雲鳳說道：「師父，那當中三個圓門裏面，還有一隻妖鳥呢，剛纔還飛出來過，大得怕人，怎不殺了它去？」

言還未了，二老同被提醒，忙向丹室尋視。一擡頭，似見對面極薄一片淡煙，風一般捲來，已快到楊瑾身後。雖還未看出煙中藏有何物，已料定如非妖法發動，也必有妖物潛形煙內。知道不妙，來勢急驟，不及再喚二女躲避，趕忙把手一揚，各放出一團雷火，照準煙中打去。緊接着又將飛劍放起。兩聲震天價大霹靂過處，將那片淡煙震散，現出妖鳥身形。因這兩聲神雷，神鳩忙着應變，不顧傷人，噴出一團紫焰，去敵劍光、雷火，來勢遲頓了一下。二女一聞雷聲，便知有變，忙縱遁法，往側面飛出。回首一看，一隻鳩形怪鳥口吐紫焰，周身俱有五色煙光圍繞，兩翼橫張，長約數丈，瞪着一雙奇光幻彩的怪眼，鐵爪箕張，形相獰惡，正與二老的劍光相鬥，那樣厲害的雷火，並沒傷着它。知是妖鳥無疑，大喝一聲，先將般若刀化成一道銀光飛上去。同時淩雲鳳也將玄都劍飛起。妖鳥已自橫了心，通無畏怯之狀，不住把口連噴，一團團紫焰連珠般飛起，晃眼工夫，全身沒入紫焰之中，幾不能辨出它的形相。四人的飛刀、飛劍，也連合成了一個光網，神鳩上下四方，全被籠罩，脫身不得。楊瑾暗訝：「此鳥果然名不虛傳，連二老飛劍都斬它不了。」正要將法華金輪放起助戰，忽聽朱梅喝道：「楊道友且慢下手，可與雲鳳往妖屍丹室寶穴等處，搜尋以前失去之寶。此鳥通靈已久，須將它形神一齊消滅，容我和白道友除它便了。」

楊瑾聞言，忙和雲鳳收了般若刀、玄都劍，領着沙、咪二小，趕往妖屍丹室一看，除中設三榻與榻前三鼎外，祇有三支長箭在榻上，四壁空空，別無一物。沙、咪二小忙說，那長箭乃昨晚逃去的少年男女所失，放時有一溜烏光，想是一樣法寶。楊瑾也看出那箭形制奇古，隨手收來，插在身後。先已聽二小說了寶穴情形，再轉向榻後一看，知道陰陽兩儀消長之妙，本極難開，幸是窮奇取鼎匆促，未曾行法封閉。祇須握定青白二丸，依次轉動推移罷了。便照二小所說方法，命雲鳳按定左邊白丸，自己按定右邊青丸，雙雙分向左右一推。嗞的一聲，陰陽兩儀便自逆轉，陰儀立即隱去，現出一個七尺多深的孔洞。運用慧目定睛一看，洞中石質如玉，光潔圓潤，祇洞底有數十白黑點，哪有失寶

痕跡。祇得推動兩儀，還了原位。二次如法逆推順轉，陽儀隱去，又現出一個孔洞。洞中原藏九疑鼎，已經取走，洞底依然空空，並無一物。二女方自有些失望，沙沙忽對咪咪道：「今天我看這洞，怎麼要淺得多，莫非它是活的麼？」咪咪素來好事，聞言一覺有異，便縱身跳下去，試比了比，說道：「這洞果然比昨晚淺了一半也不止，還沒有藏鏡子的一個深呢。這是甚麼緣故？」

楊瑾聽二小問答，不由觸動靈機，暗忖：「妖屍自得聖陵二寶，珍愛逾命，不惜用盡心力，闢室地底，這藏寶所在，似乎不應如此淺露。二小盜寶時，巧值妖屍暗取寶鼎偷試，又值同黨疑忌，趕來追究之際，取放匆迫，忘卻封閉，幸而得手，並未深悉個中機密。鼎大鏡小，此穴原藏寶鼎，縱不比前穴深大，也應同一深淺纔是，怎會反淺了兩尺？其中定有微妙。」想到這裏，繞向對面，向洞中四面仔細觀察，仍無迹兆可尋。再一數那白黑點，共是三十二個，錯落成半圓，向着對穴，暗藏乾、震、離、艮四卦之形，這纔恍然大悟。忙命雲鳳、二小暫站遠些，以防不測。取出法華金輪，護身降下去，試照玄門八卦生剋剝復之機，一一按那些黑白點子。按到艮卦上面，猛覺洞往上昇，轉瞬漸與地平。楊瑾見不是路，一陣亂按，無意中竟觸動了樞紐，洞底又改昇爲降。楊瑾料知機密深藏穴底，法寶護身有恃無恐，便徑直往下降去。這一降竟降有十來丈。正降之間，忽聽地底隱隱有水火風雷之聲，轟隆並作。同時眼前光華一亮，洞壁上現出一個深穴，形式與鼎一般無二，祇面積要大出一倍。不特上次所失的幾件法寶和二小失去的歸元箭俱都在內，還有數十粒泛着暗紫光華的黑豆。這時洞底仍往下降。一晃眼降過鼎穴，耳聽地底水火風雷轟隆之聲，匯爲繁喧，雖然聽去甚遠，勢卻驚人。楊瑾知道厲害，此穴通體俱是兩儀妙用，必與地肺相通，除藏寶而外，說不定還是下通地肺的別竅。不敢大意，忙即改降爲昇，等昇過鼎穴，俄頃之間，運用玄功，把手一招，連那四十九粒鐵豆一齊收去，昇達原處，方行按止。且喜寶物珠還，毫無變故。當下將兩儀推還了原位，又開鏡穴。一看洞底黑白點，果是坤、巽、坎、兌四卦之形。奧妙識透，胸有成竹，如法施爲，洞底便自降落，也是在十丈左近洞壁上，現出一個大鏡穴。裏面僅有一件和以前禁壓楊瑾元神相同的古陶器，兩個高几及人、形如木瓜的大葫蘆，色俱深黑，烏光鋥亮。此外別無寶物。料非凡品，不問青紅皁白，一齊收取出來。

二女帶了二小，趕往室外一看，神鳩已然擒住。二老身旁，站定一個紅衣女子，神色倉皇，正向二老躬身回話。二老見二女出來，略問覓取失寶之事。矮叟朱梅指着那紅衣少女說道：「這是羅浮山香雪洞元元大師門下弟子紅娘子余瑩姑。前日奉元元道友之命，先期往峨眉敬候開府盛典，路過此地，被我暫留在此，這裏的事，已爲北邙山靈鬼冥聖徐完的同黨喬喬窺知機密，並在上面留下陰敕禁令而去，被我和白道友遇見。因這類妖

鬼來去飄忽，瞬息千里，幻化無方，不可輕視。聖陵二寶未奪回以前，如被徐完得信趕來，大費手腳。於是留下白道友，破了喬喬太陰禁法，來此相候。我和瑩姑追上喬喬，暗用玄門九遁之法，將她困住。因此女曾從徐完學習太陰鬼籙，道行雖非徐完之比，當時要想消滅她的形神，也非易事，我又急於趕來助你二人成功，祇得命瑩姑代我主持遁法。原意是捱到我們功成而去，再行放走，省得惹厭，並無傷她之意。

「不料此女詭詐百出，我走不多一會兒，便覺出有人暗算，將她用法術困住。先是兩次按着九宮部位，尋覓出路，俱被瑩姑照我所說，顛倒門戶，將她阻住。她見脫身不得，改用太陰幻形之法，身外化身，將真靈隱起。瑩姑因是匆匆傳授，祇能依樣葫蘆，不能知機應變，竟中了誘敵之計，被她悟出門戶方向，幻化逃走。她此時如就走，算時候，我們業已大功告成，將全墓洞地穴一齊行法倒轉震塌，滅了形迹，任是何等能手，也難再查出底細。等她告知徐完，去而復轉，不過徒勞往返，決不知是誰捷足先登。異日雖難免尋她除害，目前大家都在多事之秋，總可免卻暫時的一場麻煩。偏生此女陰狠毒辣，已經一陣陰風遁出百里以外，因見自己脫身以後，敵人沒有動靜，猜到困她的不是有甚絕大道力之人，一起復仇之念，又趕將回來。瑩姑還不知就裏，見遁中鬼影由真而淡，逐漸消滅，心中奇怪。此女已去而復轉，身在伏外，一見便知底細，頓生毒計，使用極惡毒的太陰吸魂之法，想將瑩姑真靈攝回北邙山去，獻與徐完享受。

「瑩姑正危急間，恰巧遇見西海磨球島離珠宮散仙少陽神君門下大弟子火行者，因乃師接了峨眉開府請柬，奉命先期前往通候送禮，路過那裏，看出此女是徐完黨羽。兩家本是仇人，火行者生性又極剛烈，如何放得過去，便用諸天神火將她困住。此女已得徐完嫡傳，幻化靈妙，除了用能照形煉影之類的異寶尚能剋制外，祇有先天真火可以煉化；尋常法寶飛劍，哪怕當時將她斬爲萬段，真靈未喪，仍能整體還原，散而復聚。火行者正是她的對頭剋星，她祇圖逃走，不顧再攝瑩姑真靈，使出全身本領法寶抵禦。終歸無用，身已困入火內，大約祇消三五個時辰，便被煉成輕煙而散。後來她見事急，萬無活路，迫於無計，竟毀卻了她三世真魂戾魄，欲煉就仙根，再去轉劫修真，連與徐完相處多年都不肯失去的清操，從不肯用的下策，把所習太陰鬼籙中最淫賤的大銷魂法使將出來。

「少陽神君爲散仙別派，門下男女弟子均可自爲婚嫁，一切委之前緣。喬喬前生，原是前明永樂宮女，生具絕世之姿。祇緣紅顏命薄，入宮見嫉，未承恩寵，即爲妒妃讒殺。再世生自小家，貌更妖嬈，前生怨氣所鍾，未免性情有些乖戾。嫁時嫌夫貌醜，不與同牀，致遭辱罵，忿極撞死。三世生在山西喬姓富豪家中，美固逾恆，性尤暴烈，痛恨男

人如仇。剛訂婚姻，家便衰落籍沒。正值流寇作亂，中途遇盜，不屈而死，命限未終。真魂戾魄正遊蕩間，巧遇冥聖徐完收留，帶回北邙山去，教她煉形固魄以後，既愛她天生麗質，又喜她夙根深厚，本欲納爲妻妾，同興鬼教，始終不以師位自居，置諸友列。喬喬偏是別有心機，一意推託，總打算先借徐完傳授法力，將根基煉固，再去轉劫投生，修成正果，不願永淪鬼籍。徐完雖然早已看穿她的心事，因爲愛極，並不說破，一毫也不相強，仍然厚待逾格，想感她回心轉意。經過多年，喬喬將一部太陰祕籙完全精習，差不多得了徐完所學十之七八。這纔悟到所學盡是左道旁門，異途殊歸，即便學到徐完地步，不過在鬼國獨步，左道中稱雄，要想修成正果，卻是萬難。無論投生轉劫，或是另借他人的好廬舍，仍是左道邪教中人。年來心中雖然失望，但仍不肯失身徐完。這大銷魂法，不使則已，使時如不能將敵人元陽收鎖，使其引火自亡，便須嫁與敵人，方能保命。這次想係事迫惜命，又看中了火行者的仙骨英姿，所以她行法時，做得分外淫蕩，教人難以入目。後來她見火行者果爲所動，偏礙着瑩姑在側，欲俟事完，上前相謝，沒有走去。她着了急，竟老着羞臉，在火中哭喚：『我三世女貞，百年苦修，並非容易。我與你無冤無仇，素昧平生，無緣無故，憑空和我爲難作對，害得我這般苦法。如今我要嫁他了，以後徐完決不饒我，不知多難。莫非你還不放我過去麼？』瑩姑方看出他二人情形不對，不願再看下去，遙向火行者致了聲謝，便即飛來。喬喬與火行者，必定成了夫妻，總算有了改邪歸正之機。

「此事目前看似少緩，徐完不致就趕了來，我們行時，盡可從容。但是徐完這廝心狠意毒，喬喬是他膀臂，又是渴望中的愛妻；況且喬喬禁敕，原是他煉就之物，心靈相通，我們將它毀掉，必被覺察。再久候喬喬不歸，難免四處尋蹤，不久自然得知底細，勢必上門尋仇。事原無妨，偏生峨眉開府期近，如在當時被他尋去，羣仙盛會之際，突來鬼物糾纏，固然不堪齊道友一擊，但未免有些煞風景。他如膽怯不去，知道他自己別無所忌，獨懼純陽真火，奈何少陽神君師徒不得，必去尋找妖屍谷辰，同流合污，爲害正教不可。我們不能不作預防之計。這隻神鳩，我憐它萬年修煉，煞非容易，特意開恩降伏。但它惡骨尚存，兇頑之氣未化，意欲有勞芬陀大師佛法，代爲變化它的氣質。此鳥大是妖屍惡鬼勁敵，因它誤服毒草，昏迷了數千年，現尚未屆復原之期，此時去它惡骨最易。我二人已用朱環將它制住，欲煩楊道友和雲鳳，將它帶往仙山一行，等令師行法賜服靈丹以後，捱到開府前五日，帶往峨眉後山二十六天梯懸崖之上，搭一茅篷，即命這兩個小人在彼相伴防守，你們自去參與盛會。到日我二人還另有安排，以防徐完來犯，不驚動到會羣仙，便將這廝驅除，豈非絕妙？」

楊、淩二女忙即躬身領命。矮叟朱梅囑咐已畢，便帶了楊、淩、餘三女及沙沙、咪咪和

妖鳥神鳩，由圓井通路飛昇上去。先移去兩釜神油，連同適纔所得金戈、金刀，準備由朱梅少時帶往峨眉，贈與三仙應用。然後施展玄門妙法，禁閉了地底水火風雷要穴，將丹寶三鼎也移到上面，一同出了墓穴。再使移山之法，一聲迅雷，將全墓穴倒轉。大小七人，就在這山崩地震、萬丈紅塵蔽日沖霄聲勢中，各駕遁光，破空飛起，分途行事。